# “阿其那”、“塞思黑”考释

沈　原

雍正四年（1726 年）春，清世宗“仰体列祖严惩奸恶之心，祗遵先朝削籍离宗之典”，命宗人府将其弟允（胤）祀、允（胤）禟等人的黄带子革去，“以严宗牒，以儆凶邪，以为万世子孙鉴戒”①。继而，又准宗人府之奏，命允祀等“更改旧名”②。当此之时，允祀更名阿其那，而允禟之名被改为塞思黑。至雍正十三年（1735 年）冬，清高宗恢复允祀等本名，收入玉牒。

允祀等改名之事，与康熙、雍正二朝的皇权之争关系密切，凡清史论著、雍正传记等，每多涉及。唯“阿其那”、“塞思黑”究为何意，清代文献中未见表述，近代以来则众说纷纭。考察诸家之说，或是非参半，疏于论证；或言而无据，类乎臆测；或人云亦云，以讹传讹。有感于此，笔者不揣浅陋，撰此拙文，试析前人之成说，略陈一己之管见。欠妥之处，尚祈大家不吝赐教。

## （一）

关于“阿其那”之意，主要有如下三种说法：

1、萧一山先生《清代通史》言：“阿其那，满语狗也”③。此说影响至巨，人多采信。譬如，王戎笙先生主编的《清代全史》（第四卷），在阿其那、塞思黑名后注云：“满语狗、猪之意”④。钱宗范所著《雍正》，也是如此⑤。

2、玉麟先生在《“阿其那”、“塞思黑”二词释义》一文中认为：“‘阿其那’满文 acina，是群众口语，它的词根是‘阿其’又说‘爱其’，去、走的意思，加尾音‘那’，阿其那就含有对对象讨厌和轻视的去吧、走吧的意思，如果对谁加重语气地说‘阿其那’，就含有把他像狗似的赶走的意思，这里怎么跟狗联系起来了呢？”他解释说：“原来满族在东北广大土地上农牧生活，大都养狗看门，有时当狗进屋带有腥味，人们厌恶赶走它出去时，就说‘图其’或‘爱其’，演化到对某人厌恶时说‘阿其那’就是把他像狗似的厌恶赶走的意思。”由此，玉麟先生得出结论说：“所以雍正帝把胤祀改名为‘阿其那’就是把他比作狗，像厌恶的狗似的赶出去的意思。”⑥

3、富丽先生在《“阿其那”、“塞思黑”新解》一文中认为：“满语动词［acimbi］，驮之意，它的词根是［aci］，读作‘阿其’；联想起 acimbi 的趋向形态是 acinambi，读作‘阿其那木毕’，即‘去驮’之意。”“‘去驮’的词根，亦即其命令式为 acina，读作‘阿其那’。”据此所得出的结论是：“综上所述，我认为：雍正勒令皇八子胤祀改名为‘阿其那’，显然是命令他像牲口那样‘去驮’，其引申义不啻是骂胤祀为‘畜牲’。”⑦

由于“释义”、“新解”二文举出了“阿其那”、“塞思黑”的满文书写形式及其变化形态，一定程度上树立了其观点的权威性，致有信而不疑者，如商鸿逵先生等编著的《清史满语辞典》，将玉、富二位的观点兼收并蓄。⑧

总的来看，以上三说都认为“阿其那”是恶名，其含义是清世宗对允祀的咒骂与厌恶。笔者认为，这些说法均值得商榷。

首先，从改名者的角度看，“阿其那”不可能是恶名，不可能寓有“狗”、“畜牲”或“轰狗”等意。允祀改名既是奉命行事，“阿其那”又是其自改之名。对此，《清实录》有明确记载：“允祀之名，及允祀之子之名，亦著允祀自身书写，编入佐领”。⑨“诸王大臣等遵旨将允祀改名之处询问允祀，允祀自改名为阿其那，改伊子弘旺名为菩萨保。奏入，报闻。”⑩如果“阿其那”一名中寓有“狗”等恶意，那么，允祀借以骂谁呢？是骂他自己，还是骂他的兄长清世宗？若骂的是他的兄长清世宗，则堂堂一国之君怎能容忍昔日的政敌、眼下的囚犯如此猖狂、如此恶毒？若是自骂，猜忌多疑的清世宗恐怕也怀疑允祀是在借机骂人，不会同意允祀改名为阿其那。“允祀自改名为阿其那”，而这个名字又为清世宗所接受，说明“阿其那”这个名字并不含有“狗”、“轰狗”、“畜牲”等自骂或骂人之意。

对此，我们还可以举出两件事例作为佐证。一是，允祀“自改名为阿其那”的同时，又“改伊子弘旺名为菩萨保”，并且，“菩萨保”这个名字也为清世宗所接受了。查，“菩萨保”之满文为 pusaboo⑪。在词根上加接后缀“—boo”（保）作为人名，曾经是满族中颇为流行的命名方式之一。“菩萨保”一名，就属于这种名字，其中“pusa”（菩萨），即汉语菩萨之音借⑫，后缀“—boo（保）”，一般来说没有具体意义，但在“菩萨保”一名中，“保”显然有其汉文之义。二是，在允祀改名之后，允禟亦奉命自改其名，因“所拟字样，存心奸巧”，经臣工参奏，清世宗命诚亲王等另拟，名之为“塞思黑”（详见后述）。由此亦可证明，阿其那一名并无恶意。

其次，从满族的风俗来看，“狗”和“轰狗”之说难以成立。在满族人的心目中，狗既是家畜，也是忠诚的象征。因此，过去的满族人以“狗”、“狗崽”、“狗皮”等命名，较为常见。仅在《八旗满洲氏族通谱》一书中，这样的人名就为数不少，如“尹达浑”、“殷达浑”、“台哈”、“喀尔扎”、“都尔柏”、“尹达瑚齐”、“殷达瑚齐”等等。显然，按满族人的传统观念，此类人名没有贬义。所谓雍正帝改允祀之名为“阿其那”是以“狗”来丑骂、侮辱允祀的说法，有悖于满族的崇狗礼俗。关于这一点，富丽在其《“阿其那”、“塞思黑”新解》一文中已明确指出：“在满族人的礼俗中，对狗比较崇敬，忌食狗肉，忌服狗皮，雍正根本不可能用狗来作为骂人的恶名。”⑬

第三，从满语上看，“狗”说查无实据。在满语中，表示各种狗的词汇相当丰富，兹据《五体清文鉴》等辞书，将这些词汇列表如下⑭：

| 满　文 | 词　义 | 满　文 | 词义 |
|---|---|---|---|
| indahūn | 狗 | niyahan | 狗崽 |
| ajihan | 牙狗 | nuheren | 小狗 |
| enihen | 母狗 | cikiri | 玉眼狗 |
| taiha | 长毛细狗 | durbe | 四眼狗 |
| yolo | 藏狗 | caku | 白脖子狗 |
| beserei | 二姓子狗 | balta | 花鼻梁子狗 |
| kabari | 哈叭狗 | kuri | 黎狗 |

上表所列诸词，无一与“阿其那”发音相近者。

法国耶稣会传教士巴多明“是 1729—1744 年（雍正七年至乾隆九年）在北京为满洲人设

立的第一所拉丁语学校的校长。奉皇帝之命，他曾把欧洲的一些科学著作译成满文"，"是一位通晓和颂扬满语文的语言学家"。他为了证明满语的丰富，选择了"狗"这个词。巴多明说："除了通称之外，诸如狗的大与小、狗的品种，满洲人都有专门的词来表示狗的岁口、颜色和性能的优劣"⑮。接下来，巴多明举出了满语中表示"狗"的 taiha 等 14 个词，并逐一作了十分精彩的描述，因原文较长，恕不转录。从巴多明的举例及描述可知，他在满语方面颇有造诣，对"狗"的了解相当深刻。然而，在他关于"狗"的举例中，我们也没有看到一个词的发音与"阿其那"接近。特别需要注意的是，巴多明在华活动之日，正值允祀等改名、复名之时，但他没有说"阿其那"是狗。据此，我们可以摈弃"阿其那满语狗也"的不实之说。

第四，从满文上看，"轰狗"、"畜牲"之说不足为信。玉麟、富丽二位先生都认定"阿其那"的满文是"acina"，并以此为前提，分别推导出"轰狗"、"畜牲"之说。遗憾的是，"阿其那"的满文并不是"acina"，而是"akina"。在清代满文档案、文献中，"akina"之名屡见不鲜。例如：前引雍正四年三月"允祀自改名为阿其那"一句，满文实录中就把"阿其那"书写为 akina。再如：雍正四年五月十四日，诸王大臣等参奏允禟改名"所拟字样，存心奸巧，殊属不法"之后，清世宗降了一道长篇谕旨，内云："akina，yūntang……ehehoki，falime acafi……akina，yūn tang se dorgideri kiceme erhunjere gūnin tebuhe……"（意为：阿其那、允禟……固结匪党，……阿其那、允禟等潜萌希冀之心）⑯。又如：雍正四年五月十七日，上谕文武群臣，内云："utala aniya akina sa han ama be gasabuha akabuha……neneme akina，seshe……se hoki duwali acafi……"（意为：阿其那等历年伤皇考之心，……从前，阿其那、塞思黑……等共为党与）⑰。在这道上谕里，"akina"之名出现 28 次之多。又如：雍正十三年十月初八日清高宗命诸王大臣等议奏阿其那、塞思黑子孙作何办理的上谕，十一月二十八日给事中永泰等参劾九卿旋议旋改的奏折，十二月初九日宗人府"为遵旨议奏事"的奏折中，akina 之名也多次出现⑱。迄今为止，凡见于清代档案、文献并指称允祀的"阿其那"之满文形式，都是 akina，尚未发现 acina 这样的书写形式。

满文的"ci"，用汉字音写时往往用"齐"、"其"、"奇"等字。而满文的"ki"，用汉字音写时，由于汉语中没有"ki"音，也用"齐"、"其"、"奇"等字。因此，根据这些汉字的发音还原为满文时，应转写成"ci"还是"ki"，有时难以把握。玉麟、富丽二位先生恐怕也忽略了这一点，遂将"阿其那"还原为"acina"。满文的"akina"和"acina"虽然都可以音写为汉文"阿其那"，但在满语中二者并不等同，从"acina"可以推导出"轰狗"、"畜牲"之说，而从"akina"就不可能推出类似的说法了。

除上述"狗"、"轰狗"、"畜牲"之说外，还有人认为"阿其那"之意相当于汉语的"某某"，实属无稽。下面就"阿其那"之意，谈一点笔者的看法。

"阿其那"之满文为 akina，但 akina 是否满语？是否属于与满族交往密切的其他民族的语言？据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的语言学家们见告，在蒙古、藏、鄂温克、鄂伦春等民族的语言中都没有 akina 和与之相近的词。据此，可以排除"阿其那"非满语的可能。

考察历史上满族的命名方式，在名词、数词、动词等词的词根上，按元音和谐律缀接一na（纳、那）、一ne（讷）、一ni（尼）、一no（诺）、一nu（努）等后缀而作为人名，曾经是满族以及东北地区其他少数民族中广为流行的命名方式之一。仅据辽沈书社影印出版的《八旗满洲氏族通谱》所附"姓氏人名索引"统计，这类人名就有 250 之多。从其姓氏看，有马佳、卦尔佳、库雅拉、乌苏、尼马察、舒穆禄等氏 100 左右。按其原籍，遍布于白山黑水之间。

"－na"等词缀，若接在名词、数词等词的词根上，则没有具体的意义，若接在动词的词根上，则兼有"去"的意思。若词根的尾音是辅音"n"，则"n"音脱落。在这些词缀中，"－na"（纳、那）、"－ne"（讷）用得最多。

"akina"（阿其那）作为人名，亦属此类。其中，"－na"为后缀，无义。"aki"应为何意？查《清文鉴》及安双成先生主编的《满汉大辞典》、胡增益先生主编的《新满汉大词典》等辞书，以"aki－"起头的词只有四个，即：akiran，阿奇兰，系清初部落名，又指阿奇兰城（今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西北200里，为明代海西女真叶赫部所建）；akiya，昂刺鱼，与kiyakū同；akiyan，夹冰鱼，又称akiyan nimaha；akiyambi，干透、冰透。这些词都有可能被允祀用以命名，考虑到允祀本人当时的处境，他以"鱼"为名，自喻为"俎上之鱼"的可能性更大一些。也就是说，akina（阿其那）之名源自akiyan，意为"夹冰鱼"即夹在冰层里冻死的鱼。

从满语音变的角度看，akina（阿其那）应为akiyan之省文或口语音。akiyan之尾音"－n"，在接后缀"－na"时自然脱落。词中出现的"ya"音，在口语中往往失音。这一点，研究满语的专家学者多有阐述。如，爱新觉罗·瀛生在《谈谈满语的京语》一文中，谈到满语的"失音"现象时指出："受重音和语流影响而发生音节失音是可能的，也就是辅音与元音同时失音。在宁古塔语里与京语相同，辅音h、y、f、w等易失音……这样，就使与这些辅音相拼合的元音在音节中脱落。失音可发生于重音前或重音后。"⑲

从上可知，允祀改名"阿其那"，寓义既深，用心亦苦，他承认自己在储位之争中失败，成为一条死鱼、俎上之鱼，听凭乃兄清世宗处置。

## （二）

"塞思黑"，满文为seshe。对于这一名字的满文书写形式及其含义，已有正确的认识。譬如，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今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所编《关于江宁织造曹家档案史料》一书，在附录一第六件档案的注中说："雍正四年三月……同年五月，胤禛又将其另一政敌、其另一弟胤禟（玄烨第九子）改名为[seshe]，汉译为'塞思黑'。据清乾隆时官修的《五体清文鉴》和《清文总汇》，以'seshe'解释为'讨厌'之意。"⑳

然而，有人对此提出了异议。富丽先生在其《"阿其那"、"塞思黑"新解》一文中就认为："'塞思黑'这个恶名，仅见于汉文文献，……在满文文献中至今尚未见到。故宫明清部一九七三年的初稿中认为塞思黑的'满文作sesheri'，到一九七五年正式出版时却又改为se-she，大概是从汉文塞思黑推测出来的，均无文献根据。比较起来，我认为[seshri]读作'瑟思赫里'，'里'音轻读，近似'塞思黑'；《清文汇书》释之为'迂俗可厌之人'，也正切合雍正勒令更名以示侮辱的本意。seshe直读为'瑟思赫'，音亦近似，但它却是动词[seshembi]的命令式，即令某人'抖落'或'厌恶'之意。雍正更此名，本为辱骂胤禟是'讨厌鬼'，并非命令胤禟去'厌恶'别人，故不应推断为seshe。"㉑

就满文书写形式而言，明清部改用"seshe"是否"推断"而来，笔者未经核实，不敢妄断。客观地说，"塞思黑"的满文书写形式正是"seshe"，而不是"sesheri"。此其一。其二，"塞思黑"一名并非"仅见于汉文文献"，而不见于满文文献中。在雍正、乾隆时期的满文档案以及《实录》等文献中，"塞思黑"之名并不鲜见。例如：前述雍正四年五月十七日的上谕内称："……neneme akina，seshe……se hoki duwali acafi……jai seshe daci emu farsi bucehe yali nimenggi fulhū ufa sesheme halai arbuš ame muwa albatu ulhicun akū buya fusihūn derakū budun

i ten i niyalma……”（意为：从前，阿其那、塞思黑……等共为党与，……至塞思黑乃系痴肥臃肿、矫揉妄作、粗率狂谬、卑污无耻之人）㉒。在这道上谕里，seshe（塞思黑）之名就出现了10次。再如：前述雍正十三年十月初八日清高宗命诸王大臣等议奏阿其那、塞思黑子孙作何办理的上谕，同年十一月二十八日给事中永泰等参劾九卿的奏折以及清高宗为此所降的谕旨，同年十二月初九日宗人府遵旨议奏阿其那、塞思黑之子孙收入玉牒拨给产业的奏折中，屡见seshe（塞思黑）之名。迄今为止，凡见于满文档案文献且指称允禟的“塞思黑”之名，均作“seshe”，未见与之不同的其他书写形式。可见“塞思黑”之满文为“seshe”，无可争议。

至于“seshe”所表达的意义，应该说“讨厌”是比较合适的解释。其动词原形为seshembi，《五体清文鉴》在“憎嫌一”中释之为“厌烦”，在“饮食三”中释之为“吃厌烦了”，在“赶拌”中释之“洒白面”（洒应作撒）。从当时的实际情况不难看出，清世宗同意将允禟之名改为“塞思黑”，必取“厌烦”之意。因为允禟自康熙年间参与储位之争以来的所作所为，使清世宗对他极为不满、“厌烦”透顶。如雍正四年正月，清世宗“谕诸王满汉文武大臣等：允禟平日居心诡诈，行事乖张，从前罪犯争端不可悉数，朕不忍执法治罪，令其居住西宁，望其醒悟改悔。乃怙恶不悛，诡诈如故。其门下亲信之毛太、佟保，将编造字样之书信缝于骡夫衣袜之内，寄往西宁，……从来惟敌国之人，差遣奸细往来，偷传信息，造作隐语，防人知觉。允禟在彼，朕何曾禁其寄书，亦未禁其往来之人。若果安分守法，则所寄书无不可以令人共见，何至于别造子体，巧编格式，暗藏衣袜之内，居然为敌国奸细之行耶？……允禟名下应赔公项银十三万两有零，乃假作窘迫之状，百计迁延，而以所得撰叙之银数百万两带往西宁，恣意费用。凡市买物件，不论贵贱，随人索价，即如数与之，以此要结人心，不知意欲何为。即今毛太家中，搜出借券八十余纸，其借与众姓之银至十万余两，则允禟之窘迫与否，不问可知矣。又如，从前楚宗至彼宣旨，允禟站立不跪，自称出家离世之人。今观造作子样，暗通书信等事，出家离世之人顾如是乎？允禟寄与弘晹书，擅用朱书，弘晹书信中称伊父之言为旨意。种种不法之处昭然。又如，允禟曾寄信允䄉，有事机已失之语，洵足骇人听闻，……”。㉓此外，允禟奉命改名时，不知用了什么字眼，又一次触犯了清世宗。从诸王大臣等参奏他“所拟字样，存心奸巧，殊属不法，应发令拟改”的情况来看，其自改之名，寓意非同小可。清世宗阅罢参章，大发议论，贬斥允禟，并说：“至于允禟改名之事，诸王大臣议令发伊自改。若发令自改，伊必至又多奸诈。著交与诚亲王、恒亲王酌改具奏。”于是，允禟之名被改成“塞思黑”。㉔

固然，从满语“式”的角度来看，seshe是seshembi的命令式。不过，除了命令式，它还可以作为该动词的“形动词”形式，修饰它后面的名词。例如，在《清文总汇》中收有“seshe efen”，释为：“祭祀供的撒糕，与旧feshen efen同。”《满汉大辞典》（安双成主编）和《新满汉大词典》（胡增益主编）中也收录之。可见，动词seshembi的形动形式可以是seshe。既然这一形动词，当它表示“撒”的意思时，可以修饰“糕”，表示“撒糕”之意，那么，当它表示“厌烦”的意思时，也就可以修饰“人”或“东西”之类的名词，表示“讨厌的人（或东西）”之意。允禟之名被改为“塞思黑”，当取斯意。退一步讲，“塞思黑”是他称，而非自称，因此，即使seshe看成seshembi的命令式，在清世宗看来，“塞思黑”这个名字也应表示他让人们“厌烦”允禟之意。由此可知，改允禟之名为“塞思黑”，旨在表明“允禟是个讨厌的人（或东西）”。

关于“塞思黑”之意，还有“猪”、“象刺伤人的野公猪一样令人可恨的东西”、“去颤抖

吧”等说。其中，“猪”说源于萧一山先生《清代通史》的“塞思黑，满语猪也”㉕。这种说法，与“阿其那满语狗也”一样，颇有影响而查无实据。在满语中，表示猪的词汇也比较丰富，兹据《清文鉴》开列如下：

| 满　文 | 词　义 | 满　文 | 词义 |
|---|---|---|---|
| ulgiyan | 猪 | balda | 白蹄猪 |
| taman | 獖儿 | aidagan | 公野猪 |
| mehe | 豚儿 | sakda | 母野猪 |
| yelu | 大公猪 | mihacan | 野猪崽 |
| buldu | 小牙猪 | nuhen | 一岁野猪 |
| mehen | 母猪 | surha | 二岁野猪 |
| mehejen | 老母猪 | hende | 将壮野猪 |
| alda | 半大猪 | haida | 獠牙野猪 |
| mihan | 奶光 | hayakda | 盘牙老野猪 |
| judura | 苍毛猪 | | |

从上所列，无一与“塞思黑”音近，可见“塞思黑”之意并非“猪也”。

“象刺伤人的野公猪一样令人可根的东西”，这是玉麟先生对“塞思黑”的解释。此说与“猪”、“讨厌”二说都比较接近，并可将二者联系起来。唯其出发点是“‘塞思黑’满文 seshe 也是群众口语，它是从满语词根 secemi 猪刺伤人的意思变来的。”㉖显然，在这里缺乏从 secemi 到 seshe 的变化过程。另据《清文鉴》等辞书，满语中有 secembi 一淳，意为“开垅”、“划开”；又有 secirembi 一词，意为“乱词”。所谓“满语词根 secemi”，或许就是 secembi 或 secirembi 的口语音。若是这样，从 secembi 等词能否变化出 seshe，尚需论证。总之，此说论据不足，难以令人信服。

至于“擅抖”之说，亦来源于满语动词 seshembi，不为无据。只是，其立论偏离允禟改名的实际情况较远，兹不赘言。

综上所述，“阿其那”、“塞思黑”各有寓意，依据现存的清代满文档案文献并结合当时的实际情况，尚可考而释之。

“阿其那”并无美恶可言，“塞思黑”则是恶名无疑。此二者之意，本互不相关。然而，人们往往将其相提并论，统统做为“恶名”看待。如：雍正十三年十二月初九日，宗人府奉清高宗之命，议奏阿其那、塞思黑子孙赏给红带收入玉牒等事的奏折内称：“伊等之名，今将列入玉牒，若列入伊等所改之名，似属不便。伊等之名，原非世宗宪皇帝更改赐予之名，乃群臣援引必加恶名于元凶之先例，再三具奏而更改者。相应请复其本名，照例将罪情一并列入玉牒之末。”㉗在当时，文武群臣再三奏请者容或有之，不过，清世宗并没有完全采纳臣工的意见。宗人府的奏折内统称“恶名”，盖出于行文之方便，或出于复名的需要。

从允祀等改名的情况可知，清世宗命允祀等改名之本意，只是将他们“削籍离宗”之后，不想让他们仍用原名而已，并没有给他们起一个“恶名”以发泄自己心头之根的意思。唯其如此，他才让允祀等自行“更改旧名”。如果他一定要用“恶名”来泄根，那么，他完全可以随心所欲，选一些不堪入耳、令人作呕的恶言秽语作为御赐之名，强加给他们，何必又让他们自行改名呢？允禟若不是因为“所拟字样，存心奸巧，殊属不法”，也不至于得到“塞思黑”这一粗鄙不雅的名字了。

①《大清世宗宪皇帝实录》卷40，第8、16页。
②《大清世宗宪皇帝实录》卷42，第2页。
③㉕萧一山：《清代通史》上卷，第862页。中华书局1986年9月版。
④王戎笙主编：《清代全史》（第四卷）第20页，辽宁人民出版社1991年10月版。
⑤钱宗范著：《雍正》，第42页，广西人民出版社1990年11月版。
⑥㉖玉麟：《"阿其那"、"塞思黑"二词释义》，载《红楼梦学刊》1981年第一辑。原文在满文"acina"后注音"aqina"，似为汉语拼音，今省。本文中出现的所有满文，因排印不便，均依P. G. vonmŏllendorff氏拉丁字母转写法转写。
⑦⑬㉑富丽：《'阿其那'、'塞思黑'新解》，载《文史》（第十辑）第220页。
⑧商鸿逵等编著：《清史满语辞典》第15—16、170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5月版。
⑨⑩《大清世宗宪皇帝实录》卷42，第2—3页，第11页。
⑪⑱㉗军机处满文《录副奏折》，03—175—1546—007。
⑫《清文汇书》释"pusa"曰："菩萨。与bodisatu同"。又释"bodisatu"曰："菩萨。与pusa同"。显然，"pusa"是"菩萨"之音借，"bodisatu"是梵文"bodhi—sattva"之音借。由此可见，梵文之"bodhi—sattva"及其省文"菩萨"都被满语音译借入。
⑭满语中表示各种"狗"的词，除本表所列外，还有后来所定的九种"别名"即：alun indahūn[illegible]，即短嘴犬也；karjihūn 獒，高四尺犬也；karaindahūn 卢，即黑狗也；alhaindahūn 鹊，即花犬也；hoshūri indahūn 毹，卷毛狗也；almin indahūn 狑，即花犬也；dersengabsihiyari 白望，乃毛白而跑快之犬也；kuri weifutu 青驳，有花黑斑狗也；gincihiyari taiha 休毫，长毛而光美之狗。见《清文总汇》等。
⑮［意］斯达理·G、［俄］庞·T·A：《法国耶稣会传教士巴多明关于满文的书信》，载《满语研究》1994年第2期，黄锡惠译注，刘敏校。
⑯⑰㉒内阁满文《上谕档》02—7，雍正四年五月十四日旨、十七日上谕。括号内"意为"后面的汉文，摘自《清实录》。
⑲爱新觉罗·瀛生：《谈谈满语的京语》，载《满语研究》1990年第2期。
⑳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编：《关于江宁织造曹家档案史料》，第213页，中华书局1975年3月版。以"seshe"置于方括号处，其前原有满文，本文省之；置于单引号内者，原文为满文，本文转写之。
㉓《大清世宗宪皇帝实录》卷40，第5、7页。
㉔《大清世宗宪皇帝实录》卷44，第20、21页。